

THE ORIENT COMRADE

友戰方東

分四角一價定：售零期本

◁ 期四十第 ▷

目 要

李完用、汪精衛	李斗山
劫持與授機——列強對中立國家之爭奪	黃樂融譯
保衛中華通俗歌(八首)	武夷山人
日蘇協定有可能嗎	連 群
「王道」統治下的偽滿	山 人
詔安敗後寇僑竄動態	張三凡
文學工作者在桂林	白 山
實(詩)	胡明燭
孤島女壯士	林 珊
軍帽的故事——福建戰鬥佳話	英 川
文學戰士(詩)	何榮琰
一封信	
國民精神總動員(歌)	上廷作曲
The Ro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War Time 新	

李完用、汪精衛

李斗山

李完用和汪精衛，這不鮮的兩個妖孽，一在朝鮮而遺吳島年；一在中國，而跑到畜生道，行將遺毒于萬年，更給中國民族至於萬劫不復的境地。際此中韓兩民族找出更生條路的時候，我們有把這兩賊面目標開來分析的必要。

首先把李完用的曹賊情形和其時代環境，寫出來看一看吧：在東方，自十九世紀末起，帝國主義國家在太平洋沿岸，相互間開始了緊張的鬥爭。尤其是日本及帝俄，把朝鮮和中國為中心，而包圍起來了。帝俄政府強迫中國，把遼東半島和旅順要索佔，在中國境內獲得建築鐵道的權利，它在北滿建設了中東鐵路。同時，伸着它的魔手，向着朝鮮猛烈活動。不但如此，帝俄帝國主義有了在滿洲要建立「黃俄羅斯」的計劃

那時，英國畏懼俄國在遠東的企圖和發展太快，而站在日本方面，暗助的幫助日本不少。原來日本對於朝鮮，侵略的野心，非常勃勃，隨着倭皇明治批准了對朝鮮宣戰，這是一八七四年的事。但，後來以鑑於當時大勢的不和，已有計劃的戰爭取消。其後，就在一八九四年宣佈了對華戰爭，得了勝利；不久，在一九〇四年和俄國戰爭，獲得了勝利。

這幾次大的日本對中國戰爭，無非以侵略朝鮮為目標，而倭成亡韓的過渡戰爭。結果，迫使中國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又迫使俄國簽訂條約。在該條約中，俄國承認「樸資茅斯(Potemkin)」中，「俄國承認日本指導保護監督韓國之權」。隨後，伊藤博文率倭兵包圍韓宮，脅迫韓皇勸編了種種的苛酷條約，竟把韓國置於日

本保證監督的下。

這時，資產階級的官僚如李完用輩，奴顏婢膝的奉迎倭寇，引狼入室，任意毀害我們朝鮮人民。那時的新進愛國青年們都起來，誓死反對這亡國滅種的條約，又有許多深明大義的政府要人們，極力反對這李完用帶狗肺肝的陰謀。一羣，安重根等義俠志士，跟這道伊藤博文敵魁，在哈爾濱頭擊斃了他；一羣，李在明，金貞益等熱血青年，各懷利刃，密追李完用，進行除奸的計劃。因為這一隻狗，在好久以前，就和伊藤博文及寺內正毅輩密謀，把韓國內的機密和弱點，都給倭寇「報告」，他不管國家和民族，走到怎樣的危境，祇顧自私，奴求個人的「苟榮」而已。

十九世紀末至廿世紀初葉的朝鮮經濟和社會狀態，確實帶着封建色彩，而在最後，一種着這日本新進資本主義的銳鋒，照理，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了。這時的封建財閥，腐敗官僚像李完用，竟以奸奸放狗屁的醜態，甘做走狗，而賣國求榮，這真是朝鮮的「大不祥」的東西。

這不祥的東西，正向着畜生道而忙殺之時，某一日，在朝鮮京城總規天主教堂赴某晚宴，前記的李在明志士，還扮裝賣菓小販，站在該教堂門傍燒菓，呼賣血特，當李完用畢，乘自備人力車出門時，他隨即抽出利七刺之。該賊應聲倒地，呻吟不已，當時在門再用猛力，刺到他的腹部深處時，隨即日警急馳來，把這賊「完康治」，經數月而

不死。

完用的子，在日本東京留學時，憤知該父和其妻——完用的媳婦，有某某醜狎的關係；又因其父賣國求榮，自己到處碰壁，被人家罵為「賣國賊之子」，使他不得站住這人世間，所以，這不幸的子，竟在玄海灘投海，她身於魚腹裡了。

完用死後，朝鮮民衆乘夜掘掘該賊墳墓，把他的屍體一塊一塊的掘裂起來，散佈在附近，給那狼犬吞食。

我們由這些事實看來，朝鮮民衆對他的怨恨的刺骨，真到了極度。這不是一時的怨恨，實是萬代的怨恨。李完用是朝鮮的不祥物，他那遺臭萬年的醜態，已經揭載於「青史」上了。

不料，中國正與倭寇搏鬥的時候，也產生出來了這另一個不祥物——賣國賊汪精衛。

當李完用賣了國的時候，筆者在孩童時期，像我一樣的那時朝鮮小朋友們，有的在廁所出入的時候，就在每廁所牆壁上，或用粉筆，或用鉛筆，大書特書曰：「此處是李完用料理室！」

現在的中國小朋友們，我想也用這樣的手法來，請「汪先生」吃大便，亦未可料。但是，那時的朝鮮小朋友們的環境，較着現在還沒淪陷區域的小朋友們惡劣多了，所以，除用種種方法做倒賊工作外，暗在大使所裏面，寫着這樣「標語」而給李完用知道；現在的中國的孩子們，還能够在通衢大街上跨步的寫這樣「標語」，我想汪賊不久會吃這小朋友們送給的「糞屎」——嘗味道吧！三尺童子

們也對這國賊深認仇恨，天地雖寬，實沒有地方可容這醜污的賊身。

吳老稚那說得好：

「他（汪）是肯做漢奸，走進了畜生道，必定要做到遇畜生也不願忘把畜生的名詞借給他」。

蔣委員長說：

「這一個數倍協定，比之二十一條兇惡十倍，比之亡國手段，更加毒辣，我敢信稍有血氣和有犧牲的黃帝子孫，中華民國讀了這一個文件，一定要指髮誓裂」。又說：「汪兆銘所要求的『第一是錢，第二是錢，第三是錢，有了錢可以一概不爭……』！第一是要命，第二是要命，第三是要命，有了錢有了命，他就可安心作傀儡，所以除此以外，便一概可以不爭……」。

我們已經讀過那滅亡中國的「倭汪協定」全文了。不必在這裏贅述。但我們知道，這些文字，都是倭寇的對朝鮮採取過的一貫故技；並且是對滿洲東四省所採取的同樣法實，則眼人都曉得的。

但是，「中國承認滿洲帝國」這一項協定的條文，特別的給我們朝鮮人所忍無可忍的。有血的朝鮮革命人士們，讀了這一條文件，個個就髮指誓裂的拍案起來，誓殺這一隻狗賊。中韓公敵，而要洗滌中韓兩民族解脫鬥爭線上的污點。我們的朝鮮革命者，趁着這一次中國抗戰時機，積極的參加抗日隊伍裏的理由，不僥倖在幫助，或同情中國友邦，也在把這抗日隊伍長驅着鴨綠江

時，爭取朝鮮民族解放戰爭的據點。如果中國沒有收復東四省失地的話，現在在中國關內奮鬥中的朝鮮革命勢力，照理，不能站得住那鴨綠江和長白山一帶，而做進入朝鮮國內之據點。

我們要中國抗戰的到底；我們要中國快早收回東四省失地；我們要爭取我們能夠站得住的那一帶的據點。

「倭汪協定」的「中國承認滿洲帝國」

劫持與投機——列強對中立國家之爭奪

加入新的帝國主義戰爭漩渦裡面的國家愈多，那麼他們中間爭取同盟國爭取中立國家參加戰爭的鬥爭亦愈烈。關於這方面的情形，我們如果回憶一下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大戰的經驗，都是很有趣味的。

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大戰中，有一些小國是戰爭一開始就被捲入到漩渦裡去的。甚至那些被認為世界的火爐的大半是發生在那些小國，如：比利時，至於其他的小國，則由於受到野蠻而狡猾的方法壓迫到不能不參加的。最典型的例子，莫如引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希臘的例子來說。

那時希臘的人民因無意於戰爭，而希臘政府，如果有些戰爭的意念的話，他無論如何也是不會參加到協約方面的。可是美國和法國用全力去強迫希臘參加到這方面。這些國家，一方面指責德國破壞比利時的中立，可是他們自

一項，是向着我們朝鮮人擲一顆炸彈一樣的痛憤，我們一定撕破這直接給我們致命傷的狂妄協定；我們一定化這協定主子——倭寇，粉碎到底；我們一定把這漢奸韓奸兼任的汪賊砍頭殺掉的。

從此，無數的朝鮮小朋友們，暗暗的在每一個出入的廁所，寫出雙行標語：第一行是「赤先用料理室」；第二行是

已却侵犯了希臘的中立。一九一五年英法軍隊在她的海岸掩護之下竟在希臘登陸，佔沙加爾基作爲她們馬奇頓前線協約國軍隊的基點。英國的情報部長曾用諸語的口吻公開的說：

「至關於希臘主權完整的關係，完全是沒有根據的。因爲目前希臘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事遭受強力的壓制」。當希臘王和他的政府拒絕參加協約國作戰的時候，英法二國就開始用煽動內亂的辦法。於是他們就在好戰的溫尼則羅斯的輪船之下發動起來。（這位溫尼則羅斯原來是日夜夢想建立古希臘帝國的好漢）同時，他們並答應他土耳其其的領土的全部，應康斯坦丁堡亦在內，都劃交希臘。這個地方，協約國曾答應給希臘，現在又答應本給溫尼則羅斯的希臘。

同時英法二國的間諜機關亦開始活動起來，他們組織了幾次帶有挑撥性的對法國大使館的進攻，他們在希臘領海

「汪精衛發誓」。從此，許多的中國小朋友們都起來，在通衢大街上，寫着「砍殺漢奸汪精衛」的標語出來的。

賣國賊李完用！
賣國賊汪精衛！

李賊既死，汪賊還在奔走，有血性的中韓人，怎能給這隻狗賊，遺棄於革命網外呢！

黃樂眠譯

弄沉了希臘的輪船，然後又在英國間諜馮維遜指証之下，組織了淹死的水手們之示威的葬列，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還特別收買了些土耳其人到市立屍體陳列所去。結果希臘王只得讓位與其子，而溫尼則羅斯於是也在英法。的刺刀監視之下上了台，一九一七年六月希臘加入協約國作戰。這樣加入戰爭，就好似貓兒抓住耗子的尾巴，滿地叫聲說：請吃呀！就這樣吃吧！

至於對其他的小國，歐洲列強們總是用收買的辦法，向這些國家的週圍，做了不少的野蠻而又狡猾的買賣。有些是用答應借款，或者是答應在勝利後擴大領土的新法，而有些則不妨允許以更大的福利，我們只要回憶一下當時的「東方外交市場」情形，他們那時正竭力企圖把土耳其，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拖進去。協約國方面爲了把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拖回自己這方面來，他們不僅答應把敵人的領土割給他們，而是還

替應把自己同盟國的領土都割給他們。例如他們提議把塞爾維亞手中的馬奇領割讓給保加利亞。他們答應把巴那特割給羅馬尼亞，而其實這塊地方以前早就答應給塞爾維亞了。可是這些談判的過程，對塞爾維亞連通知都沒有。牠們只是在歷歷地要阿憲於這個領土的調整。當時駐塞爾維亞的俄國公使杜魯伯夫基曾用下列的話來形容當時塞爾維亞國內的情緒：

「雖然塞爾維亞所提議的邊境並不同列強所要求的相符，可是不能不承認，從牠們的眼光看來，這對於牠們的犧牲是很大的。而況是在帕瑟亦肯定地担保尊重塞爾維亞利益之後把全部巴那特交與羅馬尼亞，這在道義的人看來，的確感到異常之不快。現在塞爾維亞人已得到了一個嚴厲的教訓，即所有中立各國一方同我們的敵人談判，同時在另一方面又同我們的同盟國談判。他們以傲慢和惡語來奪取他們的獎品，甚至對這些列強越不客氣，他們就有機會獲得更多利益。」（見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關係）

有如此小國的大多數的批評家都只想到在這些交戰國中對誰敷衍，對誰下注，他們的立場正如托爾斯泰所詠的「不定向的旗子」。

羅馬尼亞在一八八三年即加入了三國同盟，可是她卻並沒有加入德奧作戰，而只是宣佈嚴守中立，等待看看那一方面可以獲得勝利，那一方面可以提供給牠以更多的利益。在一九一六年

布西洛夫攻擊以後，羅馬尼亞才最後決定加入協約國，八月間同協約國的列強訂立了秘密條約，根據這個條約，如果協約國勝利，羅馬尼亞可以很大的擴張領土，羅馬尼亞於是就在這個條件之下參戰。

可是羅馬尼亞戰場的戰事，比起牠的外交策略來是差得多了；在十二月間，羅馬京城就給德國的軍隊佔領。羅馬的統治階層戰敗以後，於是就和德訂立和約，可是德國國內起了革命，羅馬尼亞就於當天（一九一八年十月九日）把德列國訂的條約廢棄，重新宣戰；這一同善於轉變的本馬，於是大為帝國主義大強所稱許，而結果則從他那裏獲得了很大的報酬。

有許多其他的弱小國家，他們之所以參與戰爭，完全是因為他們事實上在外交政策上毫無獨立，他們在經濟上已完全被列強所歸併，葡萄牙就是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參加了戰爭，一九一七年四月，美國參加了戰爭，也就在美國的壓力之下，中南美洲的各國，或和德國宣戰，或和德國斷了外交關係。如古巴，巴拿馬，巴西，瓜地馬拉，尼加拉達，哥斯達力加，洪都拉斯，凱狄，烏拉圭，秘魯，聖多明角，厄瓜多。

至於保守中立的歐洲各小國，如荷蘭，丹麥，瑞典，挪威，西班牙，從交戰國雙方均蒙受到很大的壓力。美國的對策，使荷蘭和斯坎的約維亞各國遭到許多厄運。在這些國家裡面，曾實行

了計口授糧制度，對外貿易大量減少，產業方面因為缺少原料，降可驚地萎。可是軍需工業的主人，造船廠投機者，走私者即因此大賺其錢。雖然這些國家並沒有參加戰爭，可是因為經濟封鎖之故，民衆們所受的痛苦正不下於交戰國的後方的人民。而這種情形也的確使這些國家造成了加入戰團的心理的條件。特別是丹麥受了很大的打擊，因為協約國企圖用「爲一八六四年的敗戰復仇，和歸還斯列茲威加」的口號把牠拉入戰爭的圈子裏。克里孟梭曾罵丹麥人爲「沒有自尊心的民族」！原因是因爲牠不肯替法帝國主義在火中去抓票子。

這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一般情形自是比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更複雜，暴力的手段用得野蠻，收買欺騙，恫嚇，敲詐，弄得更微妙，更精煉。對中立國的爭奪比前一次戰爭更是緊張，雖然交戰國雙方的軍事行動還沒有充分展開，可是雙方已在作着殘酷的外交戰。

爭取中立國參加戰爭的最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即爲大家所頭痛的，英法二國的「保證」。波蘭由於受了他們的保證，結果，與德國挑戰，卒受亡國之禍，不過，大家都知道去年春天英法二國所保證的，不僅是波蘭，他們還保證了土耳其，羅馬尼亞，希臘。波蘭的一個教訓是極其明白，而且也極有教育的意義，可是英國這國強力政策並不是毫無成就的不久以前，英法土三國所訂的互助

條約正是新的聲明，他顯示了我們上述的保證是如何被利用來吸收中立國家參戰。

有些中立國家的統治者，正如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一樣，他們所考慮的並不是他們的國家，他們的人民，而是怎樣從戰爭中獲取自己的利益。他們把戰爭看成賭博。在第一次抽下了一個注，失敗了，現在他又換下一個注，也許可能賭贏，顯然這種賭博的政策，對於那些加助者和發起者結果是一定要失敗的，不管他們是怎樣換他們的賭注。

「日蘇協定」有可能嗎？

逸群

蘇日商務談判正在莫斯科開始的時候，日本駐西歐外交官前駐意大使白鳥敏夫在東京公報提議簽訂一蘇日協定，據白鳥敏夫說：「能於遠東障礙日本者，厥為美國蘇聯，但與美國成立協定，為絕對不可能而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將有助於最後解決中國事件。如世人所週知按助中國抵抗日本者，為蘇聯與美國設法聯手進行其現政策，其結果將成爲蘇日之共同遺憾，日本與蘇聯之衝突，其嚴重將勝過於對美作戰，因日本與蘇聯保存共同之邊境也，英美均曾努力利用蘇聯以制止日本在華之目的，蘇聯之外交，係由一相信蘇日能保持良好關係之人所支持，此係事實，故莫洛托夫之友愛表示，應予以充分利用，德國正于歐洲從事建立一新秩序，此與日本在遠東所從事者相同，蘇日之協定，

英法所給予希臘和土耳其的保證是單方面的，可是無疑的牠已經，或者將會，起一副作用，即把這些國家以至於巴爾幹各國都捲入戰爭的漩渦。荷蘭和比利時的情形正證明：挑撥行動是起了多大的作用，他們放佈謠言，人工的造成戰爭心理，作爲把這些國家驅入到戰爭火焰裏去的地步。大家都知道，在英法美的報紙上，曾不絕的傳播着許多消息，如德國之侵略正威脅着荷，比，瑞三國，如「風暴的徵像愈來愈緊」等，雖然這些家因並

將使蘇聯轉移其全部注意于歐洲事務，以與德國之使命合作，設蘇聯聯合德國從事歐洲新秩序之建立，則日本一遠東新秩序之建立，定難諸多便利也。一月十二日星島日報。商務談判就是商務談判而已，但一思想情願的日關以及有意無意間接受日關宣傳的人們會告訴你，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是在談判商務的時候同時解決的。蘇聯與波羅的海三小國簽訂互助公約，也是從商務談判開始或接續在商務談判的煙幕之下進行的，所以日本代表團的赴莫斯科一目的專爲企圖與蘇聯取得一軍事聯盟。

「日蘇協定」固然是日本軍閥的單想，也可以說是對英美的一種做作，但我們不能說它絕無成功的希望呢？不能，白鳥敏夫固然是個無足輕重的人

沒有正式參加戰爭，可是在他們國內，已充滿着戰爭的情況，國內的一切生活都被放到戰爭的軌道上。一般的惶恐的情緒，以及哀的美救國的謠傳，這些自然對於那些渾水捉魚的人們有着很大的利益。

水弄得越混，戰爭的火焰愈烈，而卷入戰爭漩渦的國家亦愈多。有些，他們是用提供保證的辦法，有些，則用挑撥的辦法，有些，則用恐怖手段來恐嚇，這就是近代戰爭的「文明」的縱火者政策。

保衛中華通俗歌八首 武夷山人

俞大猷，戚繼光，萬古流芳，殺盡倭奴保家鄉，殺！殺！殺！
戚繼光，俞大猷，殺倭名留，朝食光餅不用油，殺！殺！殺！
鄭成功，得台灣，收復門關，不復台灣不安，復！復！復！
李忠定，黃道周，忠義無雙，挺身禦侮不甘休，忠！忠！忠！
鄭芝龍，洪承疇，遺臭千秋，漢奸子孫羞不羞，羞！羞！羞！
要抗戰，先除奸，殺頭挖肝，不殺漢奸戰亦難，殺！殺！殺！
屠劉豫，智岳飛，用開幾希，一個英雄獨決機，開！開！開！
擒汪直，胡梅林，今古同欽，誰敢狂奸賣萬金，殺！殺！殺！

的鄰舍。這是一片低矮的房子，從外面看去，是所大屋的附屬，外面是一片寬闊的草地，空氣是特別清鮮的。但一踏進他的房門，却是另一個天地。一張舊的門簾，是他寫作的所。他現在正在把一年來的作品整理，預備交給「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

當他報出了之後，他要出去了，又背起他那沉重的包袱，一個皮箱和一個乾糧袋，但它們裡面裝的不是他勞作的結果。一和妙米這些東西，却是他勞作的結果。

歐陽予倩可算年來最致力於戲劇的研究與利用的一人，他是去年十月間給香港的惡劣空氣壓迫着，因而去落了「中華學藝團」而走到桂林來的。這團戲研究的中心工作是桂劇的改進，而這個會和京劇的身段，桂劇的名角混在一起，常常有滑稽味道的風流。最近，他正是一「木」從軍，在這理一連放影了十多天，天天都是滿座的。

戲劇家的交際現在是救亡日報的編輯，他較多的時間是在新開事業上，戲劇活動與創作都較少，在昨午年未，當了「年開」的上演，曾經忙得頭昏，他以前譯的「新興文學概論」(阿爾著)最近已改裝重印，用孫光瑞名字譯的高爾基的母親，也改訂了裝。剛滿了一四十年代的他，正在勤苦地工作。

動力於理論工作的有歐陽凡海與黃琪翔，前者是廣西地方幹部學校一的指導員，住在離城十里的鄉下，在城裡很少見到他那飽滿的豐度，最近由廣西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馬恩科學的文學論」，是他最近的工作成果。黃琪翔是負責着「文協桂林分會」的研究部的，對於中國文化大衆化問題，他發表了不少的意見。

不過論調是他文藝工作重要的一部分。這一個常淺笑的面孔，與一些人的名字——「大師」對峙起來是頗爲適合的。

此外，老作家的焦菊隱，孟超，也住在桂林，不過文藝活動却很少。在桂林，他特別多。尤其是年中的詩人，他的創作好像不多，「現代派的與奔星」最近也到了這裏，「朝鮮籍」的作者胡明，最近也到了這裏，「詩社」的一分社員最近也來到了桂林，這班人，在昨午年未付籌備出了一個「詩社」的刊物，現在還未見出版，聽說在最近還要籌備一個詩人晚會和出一個詩歌晚報呢。還有，在香港復版的「中國詩壇」，除桂林版之外，還想在這裏辦一個「詩社」的「詩」，也將在這裏繼續與讀者見面。

中心作爲這裏所有的文藝工作者團結的「文協分會」，它現在有一百多個會員，它的組織，最值得注意的是「文協」的指導組一的成立，許多文藝習作者都是它的組織，組員的義務是每週寄稿一篇，而權利却是接受前線、後方的指示，這工作對於文藝新軍的培養是頗有貢獻的。「文協分會」是由文協研究部定期召集的，最近，討論了「中國研究」和「大衆化問題」和「民間文藝研究問題」，結果都很好，因爲經濟條件的限制，文協的發展也受到限制，經過多方面努力，抗戰文藝桂林版已付印了。

「文協分會」對於社會活動也人現着它的領導作用，常新年將到時，它發起了一「青年片運動」經由掃蕩隊和救亡日報，結果得了十多萬張，這些青年片，都已交給「桂林文藝界新聞界南聯慰問團」一帶到桂南前綫去了。

說到「南聯慰問團」，也是由「文協分會」發起的，後來得到新聞界的贊助和參加。「文協分會」本身，派了黃琪翔和桂林代表前去。

「文協分會」還在很緊張的預備着一次義賣，這一次義賣有報紙，會員所着所愛的書籍，字畫，由會員簽名的紀念冊，還有別緻的，是打算借一個地方，擺一個原稿義賣會。這個義賣雖然還未到，但成績一定是不會差的，會員的熱心既是一個很好的保證。

上面這些事實表現着桂林的文藝作家，和一切文藝工作者，已經由個人狹窄的活動，進至集團的活動，已經由自己集團內的活動，進至集團外的社會的活動。不特是把自己的呼吸配合着抗戰的呼吸，而且用自己的力量，加強抗戰的力量了。

在這裏的文藝雜誌，除了將要見世的抗戰文藝桂林版之外，前綫出版社也印了一個由孫陵主編的「筆部」，內容還充實。各報的副刊方面，救亡日報的「文化崗位」(桂林編)是經常刊載文藝性質的稿件的。「文崗」還附刊着不定期的「詩文學」和定期的「介紹與批評」，內容都不錯。廣西日報的「澗水」，是一個文藝的副刊，它的前身是艾青編的「南方」，材料的取擇，也不失活潑。它還有個不定期的「詩特輯」，描寫報有野營「與「破曉」，也間或發表一些文藝作品。

照這幾個月來，桂林的文藝工作者是愈來愈多，工作是愈來愈發展得好，新的力量正在不斷的誕生，在將來，是一定能够給與中國新文藝的牛長以更大的推動的！

實

胡明樹

「七七」之前，我住在東京市外吉祥寺附近，我常到森林里去散步，一天，我摘回了幾顆不知名的野果，我把牠們的汁液不計其數地搗碎，我寫了八句即興詩，如下：

孤島女壯士

林珊

我摘回了幾顆不知名的果實
牠們含有紅色的液汁
我把牠們塗在白紙上
居然是一幅可愛的圖畫。
我自己正像這無名的果實
我是誰人之子呢？
我底體內含有鮮紅的血液
我要在歷史的白紙上把牠塗上。

國軍西撤後，上海被帶千萬的日軍佔領，成了茫茫大海中的一個孤島。

在租界當局「保護」之下，孤島是被人視為「理想」的地方：有錢的人認爲孤島是一塊唯一的安樂土；另一種人是敵人和漢奸，他們認爲孤島是他們進攻中國發展僑勢力的唯一據點。所以，變成了孤島的上海是一街爲這種人所活。

淪陷後的孤島救亡運動，並沒有因爲環境的「特殊」而停頓，也沒有因爲幹部的「努力」而消沉。相反的，在許多新進的戰士努力之下，它是配合着「特殊」的形勢而發展着的。在這裏，我新要介紹的「女壯士」朱佩英，乃是孤島女壯士中首先犧牲了的一個。

四百職業婦女的領導者

止七年的夏天，正是以孤島救亡運動以新的姿態到再生的時候，許多原有的救亡團體，代之而起的，是以新的姿態出現的組織，牠們多是以前職業婦女爲基礎的，職業婦女方面，有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作爲她們活動的中心，在旁觀者看來，它只是個業餘娛樂性的組織，不給敵人和漢奸以破壞的藉口。

也不會引起租界當局的注意，其他如銀行的新組織，工部局華員俱樂部等，都是這一類的組織。

俱樂部的主席，就是那時中國職業婦女俱樂部的主席，一個四百多職業婦女俱樂部，它的活動目標，也是向租界當局提出抗議，它的活動目標，也是向租界當局提出抗議。

它的活動目標，也是向租界當局提出抗議，它的活動目標，也是向租界當局提出抗議。

它的活動目標，也是向租界當局提出抗議，它的活動目標，也是向租界當局提出抗議。

時事座談等，十多種的活動部門，這些活動都有極大的吸引力，所以不到一年，會員數目，雖然對外它只承認六百多會員，這是租界當局對於俱樂部人數的規定。此外，在每個有關祖國抗戰的運動，力量最來時，職婦俱樂部是首先以最大的力量來響應，而在職婦俱樂部中，朱佩英是首先站起來以最大的努力來作，四百多姊妹的榜樣。

朱佩英是她的榜樣，記者永遠不會忘記的。

朱佩英是她的榜樣，記者永遠不會忘記的。

朱佩英是她的榜樣，記者永遠不會忘記的。

朱佩英是她的榜樣，記者永遠不會忘記的。

惡這病的母親，(她很早就沒有了父親，她是母親唯一的兒女)她也知道這病中的母親是怎麼需要着精神上的安慰，每天只能抽出一些或十分鐘到病親的病榻前站一下。到或十分鐘到病親的病榻前站一下。到或十分鐘到病親的病榻前站一下。到或十分鐘到病親的病榻前站一下。

好，尤其是任選來到這以後，他們非但並且積極地向每個純潔的青年團體攻擊。去年十一月里，職業婦女俱樂部在茶女士的領導之下，舉辦了一種物品慈善義賣會，會的發展是相當大的。供給美質的是一周規模相宜的義賣會，供給美質的是一周規模相宜的義賣會，供給美質的是一周規模相宜的義賣會。

加許多戰役的結束，往往在軍營中增勝的戰果之後，也流行着許多有趣的味的話，這里軍中子弟的事就是其中之一。想明瞭這個故事的內容，還得從前說起。

怎樣成了好徒們的一眼中

義賣會是在籌備中得到社會上各方面的同情和幫助，這同情和幫助是每個疲勞的會員的心，大家都不吝着極大的熱誠，希望出來的一切。於是，在義賣會期前，會場也租定了。忽然在義賣會期前一星期，會場也租定了。忽然在義賣會期前一星期，會場也租定了。忽然在義賣會期前一星期，會場也租定了。

軍中的故事

福建戰鬥佳話

×師四團九團第三營的部隊。當時，常備軍猛攻分水關的時候，這一營以常備軍猛攻分水關的時候，這一營以常備軍猛攻分水關的時候，這一營以常備軍猛攻分水關的時候。

勇敢地把義賣會一再受中傷的經過，作了一部手稿，這稿子充分揭發了好徒們卑鄙的手段，結果使匪徒們被壞了。這是一部手稿，這稿子充分揭發了好徒們卑鄙的手段，結果使匪徒們被壞了。這是一部手稿，這稿子充分揭發了好徒們卑鄙的手段，結果使匪徒們被壞了。

是誰殺死了她

俱樂部組織的打擊並沒有削弱好徒們的活動。俱樂部組織的打擊並沒有削弱好徒們的活動。俱樂部組織的打擊並沒有削弱好徒們的活動。俱樂部組織的打擊並沒有削弱好徒們的活動。

炎川

到了十二月五日，我軍對邵安包圍的態勢已經形成，第三營奉命出擊。到了十二月五日，我軍對邵安包圍的態勢已經形成，第三營奉命出擊。到了十二月五日，我軍對邵安包圍的態勢已經形成，第三營奉命出擊。

劃波河，情勢對岸守軍爭奪南... 天已拂曉，突然又奉到命令停止前進... 因此較大，西北而友軍未與協同之效... 因此較大，西北而友軍未與協同之效... 因此較大，西北而友軍未與協同之效...

工夫，在這一排排子彈飛出去... 永遠地安妥了。那一個個的... 中頭上，青天白日，不偏不倚... 上飛上，青天白日，不偏不倚... 上飛上，青天白日，不偏不倚...

文學戰士 何榮琬
你飲着茶，人們却說你飲着血！
你飲着茶，人們却說你飲着血！
你飲着茶，人們却說你飲着血！

帽子邊緣是輕性的計，這是偽軍... 於是你們且休息計，這是偽軍... 於是你們且休息計，這是偽軍... 於是你們且休息計，這是偽軍...

G調 4/4

國民精神總動員

林上延作

$\dot{1}$ $\dot{1}$ $\dot{1}$ $\dot{1}$ | $\dot{5}$ $\dot{5}$ $\dot{5}$ $\dot{5}$ | $\dot{1}\dot{5}$ $\dot{1}\dot{5}$ $\dot{1}\dot{5}$ $\dot{1}\dot{1}$ | $\dot{1}\dot{5}$ $\dot{1}\dot{5}$ $\dot{1}\dot{1}$ $\dot{1}$ $\dot{1}$. |

抗戰必勝，建國必成，這是全民絕對的信仰，萬眾一心的呼聲。

$\dot{3}$ $\dot{3}$ $\dot{3}$ $\dot{3}$ | $\dot{6}$ $\dot{6}$ $\dot{6}$ $\dot{6}$ | $\dot{6}\dot{7}$ $\dot{6}\dot{5}$ $\dot{6}\dot{5}$ $\dot{6}\dot{7}$ | $\dot{1}\dot{6}$ $\dot{6}\dot{5}$ $\dot{6}\dot{7}$ $\dot{6}$. |

日寇覆亡，中國復興，惟有堅持長期的戰爭，忍受重大的犧牲。

$\dot{5}$ $\dot{3}$ | $\dot{1}$ $\dot{2}$ $\dot{3}$ $\dot{5}$ $\dot{3}$ $\dot{2}$ | $\dot{1}$ $\dot{1}$ $\dot{6}$ $\dot{1}$ $\dot{6}$ $\dot{3}$ | $\dot{3}$. $\dot{1}\dot{2}$ $\dot{1}$ |

誰要……屈辱投降，誰便是賣國漢奸，萬世……的罪人！

$\dot{1}$ $\dot{1}$ $\dot{1}$ $\dot{7}$ $\dot{6}$ $\dot{5}$ $\dot{4}$ $\dot{3}$ $\dot{4}$ | $\dot{4}$ $\dot{6}$ $\dot{5}$ $\dot{6}$ $\dot{1}$ $\dot{7}$ $\dot{6}$ $\dot{5}$ $\dot{4}$ $\dot{3}$ | $\dot{2}$ | $\dot{2}$ $\dot{3}$ $\dot{4}$ $\dot{5}$ | $\dot{6}$ $\dot{7}$ $\dot{1}$ $\dot{2}$ $\dot{3}$ |

我們是神明黃帝子孫，……我們有五千年文化榮光。百千萬里大好的河山，

$\dot{2}$ $\dot{1}$ $\dot{7}$ $\dot{6}$ $\dot{5}$ $\dot{5}$ $\dot{5}$ | $\dot{6}$ $\dot{7}$ $\dot{1}$ | $\dot{1}$ | $\dot{2}$ | $\dot{2}$ $\dot{3}$ $\dot{4}$ $\dot{5}$ | $\dot{6}$ $\dot{7}$ $\dot{1}$ $\dot{2}$ $\dot{3}$ |

決不能任我們手裏斷喪！起來！……起來！……起來！……全民

$\dot{1}$ $\dot{7}$ $\dot{7}$ $\dot{6}$ $\dot{5}$ $\dot{3}$ | $\dot{6}$ | $\dot{3}$ $\dot{2}$ | $\dot{1}$ $\dot{2}$ $\dot{2}$ $\dot{1}$ $\dot{2}$ $\dot{3}$ | $\dot{2}$ $\dot{1}$ $\dot{2}$ $\dot{3}$ |

精神總動員起來！……不論你在天南地北，東方西方；

$\dot{3}$ $\dot{2}$ $\dot{1}$ $\dot{3}$ $\dot{2}$ $\dot{1}$ $\dot{6}$ | $\dot{1}$ $\dot{2}$ $\dot{1}$ $\dot{6}$ $\dot{1}$. | $\dot{3}$. $\dot{3}$ $\dot{3}$ $\dot{3}$ | $\dot{1}$. $\dot{1}$ $\dot{1}$ $\dot{1}$ |

不分你是男女老幼，農工學商，精誠團結，發奮圖強。

$\dot{1}\dot{5}$ $\dot{1}\dot{2}\dot{3}$ $\dot{2}$ $\dot{2}$ | $\dot{3}\dot{2}$ $\dot{3}\dot{2}\dot{3}$ $\dot{4}$ $\dot{3}\dot{3}$ | $\dot{6}$. $\dot{6}$ $\dot{6}$ $\dot{6}$ | $\dot{5}$. $\dot{5}$ $\dot{5}$ $\dot{5}$ |

集中我們的意志，統一我們的力量，精忠報國，竭盡忠誠。

$\dot{3}\dot{6}$ $\dot{1}$ $\dot{1}$ $\dot{2}$ $\dot{3}$ | $\dot{2}$ $\dot{3}$ $\dot{2}$ $\dot{5}$ | $\dot{6}$. $\dot{7}$ $\dot{6}\dot{5}$ $\dot{3}\dot{2}$ | $\dot{3}$ $\dot{2}$ $\dot{3}$ | $\dot{6}\dot{5}$ |

寧可拋卻頭顱，澀灑赤血，誓滅一切萬惡……倭寇，報復

$\dot{6}\dot{5}\dot{6}\dot{1}$ $\dot{2}\dot{2}\dot{2}\dot{1}$ | $\dot{3}$ $\dot{3}\dot{3}$ $\dot{3}\dot{2}\dot{3}$ | $\dot{5}\dot{5}$ $\dot{5}\dot{3}\dot{5}$ $\dot{6}$ $\dot{6}$. | $\dot{6}$. $\dot{5}$ $\dot{4}$ $\dot{3}$ $\dot{5}$ |

一切的仇，滌雪一切的恥，踏上光明的路，建立偉大的中國！共同享受自

$\dot{5}$ $\dot{4}$ $\dot{3}\dot{2}$ $\dot{1}$ $\dot{5}$ | $\dot{5}$ | $\dot{3}$ | $\dot{1}$ |

由解……放幸福……快樂……的人……生……

THE ROLE OF UNIVERSITY STUDENTS DURING WAR TIME.

By Arthur Chung (龔日新)

The existence of a nation is neither accidental nor by luck: not only the material circumstances must be sufficient, such as the advantages given by climate, soil and production, but also we ought to take into serious consideration the intrinsic genius of a nation. It is idea for any country to depend solely upon the superiority of its environment — the vastness of its territory, and density of its population. Take for instance India. Is her territory not vast enough?

Is her population not dense enough? Are her products not rich enough?

But let us not forget that she is no longer free and independent but only a British Colony. On the contrary, the British Isles, the material environment of which is far from perfect, have dominated in al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diplomatic affairs in Europe as well as in the world on account of the preparedness and efficiency that her intrinsic genius

as brought about. What I mean by intrinsic genius is the defensive and creative faculties of a nation: the former is to protect her territorial integrity, the latter to create a new life. These values are applicable to both war and peace. It is the soldi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defending the nation against foreign invasion. The creation of a new life, then, falls invariably upon the shoulders of the intellectual gear, a vital component of which is the students.

Receiving the highest types of education and enjoying most comfortable means of assimilation knowledge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it is little wonder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be patriotic whether in view of gratitude or understanding. Besides studying, which is beyond doubt the aim and end of students, they must prepare to participate in furthering the general welfare of their country. The Chinese students have succeeded in preventing the government from signing the notorious Treaty embodying the Twenty-One Demands, dictated by the Japanese, which meant the immediate enslavement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Every student, therefore, should have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which prompt him to perform righteous deeds for his motherland; and which should be nurtured during school days.

In time of war, confusion and unrest pervade the life of a nation, and she needs courage and perseverance to overcome fear and irresolution. Being the intellectual portion, students in China, should play a part in stimulating the patriotism of the farming masses who live far inland and may not understand why the war is being fought under the present condition. A Chinese saying goes: "Death is sometimes lighter than a feather and sometimes heavier than mountain." To die for our country is a worthy death. So when necessity demands it, we are

ready to fight at the front. In order to do this, we have to take military training as a preparatory step, for in fact our physique must be kept in perfect condition. Our ideal should be "a sound mind in a sound body." What can a person do if he has no energy,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a sound body? Having developed a strong body, students, in addition to the studies they are specialising in, have to use their brains in speculating about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ituation by means of which they may be able to obtain a thorough understanding of the war. After coming to a clear conclusion from their observations, they can then attempt to remedy the weaknesses and extend the merits by conveying their ideas to the government for possible adaptation. Moreover, their spare time should not be spent on self-amusement, but in visiting the camp or the military hospitals. I remember once when I visited the military hospital in Canton, the wounded soldiers were moved to tears by our sincere encouragement and kind service by writing letters to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ons for them and they emphatically declared that they would go to the front once more when they got well.

Nor is that all.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 in a war is the psychology of the people on which the victory ultimately depends. If the people eagerly advocate the course the leaders are taking, the future of the war will be bright and hopeful; otherwise, the result will be disaster or revolution. A clear study of the people's psychology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and students should help the government to carry it out. Lastly, all students should exercise their technical knowledge to the fullest extent. In China now, the students of English should appeal to the "conscience" of all English-speaking nations for righteous sympathy and moral support by presenting the realities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s English is almost the language of the world, they are appealing to all people under the sun. We all realise the importance of propaganda nowadays, and the students of English should undertake at least an effective part of foreign propaganda work, if not take whole. In short, so long as they are willing to "work", there always is ample chance for them to play their role as students.

Life is indeed precious, but when there is something which is more precious and more important than life, then we should be willing to sacrifice it. It is noble to give our lives in defence of our beloved country, and nobler still to fight for right and eternal peace. Between a noble death and a disgraceful life we would not hesitate to choose the former which is at once meaningful and divine. Selfish and traitorous are those who deliberately escape reality and seek for pleasure, unmindful of the unpeakable suffering of their fellow-countrymen. Vain and useless are those who prefer empty talk to solid action, we are born to conquer, not to be vanquished. Set us bear our aim clearly in mind and try to reach it at all costs. If our country is enslaved, can we live any longer in peace and happiness?

FINIS

一封 信

斗山同志：

你實際上早已成爲我的了，我是「東方朋友」的讀者，你每發表過我的文章，我保存抗日戰線上成爲同志了。去年的一月，我曾在桂林與幾位朝鮮同志見過面，也對他們做過些許演講。我對於朝鮮人一向是極其敬仰的。他們和中國人無異，他們的困難的都有着極深的苦痛；他們幫助或參加中國革命運動有着很長的歷史，自北伐到現在。

「七七」事變之前，我是住在東京，在法政大學裏，認識過好些朝鮮朋友，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性格，就是「沉着」與「不妥協」。我對他們的這種精神，深表佩服。正因為他們有着那樣的性格，日本人就不肯常與他們，甚至不願在租界內給他們住。我常常想，朝鮮之難於日本，不僅是經濟的，更重要的是政治的，應該歸於滿清的腐敗。我知道自從朝鮮亡國後，幾十年來朝鮮人無時無刻不在掙扎，奮鬥，爲了打破日本帝國主義加給朝鮮的枷鎖。現在，這枷鎖快要打破了，快要斷了！但是敵人又想重新加上新的枷鎖；敵人的進攻中國正就是加給朝鮮新的枷鎖！所以命運決定我們共同奮鬥不可！我們非把舊的新的枷鎖都同時擊破不可！所以非連敵人也不能同時消滅不可！命運已經決定中國和朝鮮是一對難兄難弟了，同志！我們不能不携起手來共同去迎接我們的敵人吧！

去年一月，我在桂林很幸而地得與一位朝鮮同志見面，這又想起了一種無限的感想，不可阻止地寫了一篇叫做「從歷史與文學看朝鮮」的短文。那是一篇沒有研究，也沒有系統的拙劣的文章。後來就你們朝鮮戰事一東方朋友「」。這在我，是一件非常新鮮的事。是的，文章的世界只有那「知」，「朋友」，「同志」，「愛」……是屬於這個立場。我們就揮起手來的吧！那時候，現在我就向你們伸出我的興奮的雙手，讓我們熱烈地緊緊地握在一起吧！我們的私語，使發展成爲中韓民族的堅強的聯合！我們是東方戰線的友邦，我們共同的努力，打破舊的新的枷鎖，我們共同的鬥力，爲自由平等而鬥爭！除了我們的鬥力之外，還有什麼可以失去呢！

革命敬禮！

胡明樹上

稿 約

- 一 本刊接收外來稿件。歡迎討論解放壓迫弱小民族問題，及有關朝鮮和中國抗戰的文字，圖畫，木刻等。
- 二 來稿字數以三千以內者爲宜，但須將紙張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如用英、韓文字費原意見，尤其歡迎。附註，請註明原文出版處及出版期。
- 三 稿中如附插圖或表格，請用原線繪成。
- 四 編者對來稿得斟酌刪改之，如投稿人不願時，請在稿尾加以聲明。
- 五 來稿請蓋負責，並將本人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六 來稿請寄「桂林施家園卅八號」可也。